



画皮

H
u
a

东野

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余
靜

著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0-60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画皮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1. 11

ISBN 978 - 7 - 5127 - 0173 - 1

I. ①画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49280 号

画皮

作 者：亦 舒 著

丛书策划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钱 丽 纪 辉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（010）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93 千字

版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27 - 0173 - 1

定 价：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她叹一口气，戴上面具上班去。

噫，又不止她一个人戴面具，其他人面具比她精致百倍。且换上换下，款式众多。

『这是最简单的愚眼美术，你所见到的，并不是真相。』
『是幻觉。』

已经出版
即将出版

《流金岁月》
《禁足》
《爱情慢慢杀死你》
《地尽头》
《不易居》
《吻所有女孩》
《一个复杂故事》
《艳阳天》

文昌主持一间小小美术制作公司，因为是老板，所以什么都要做，往往早上七时忙到晚上十一时，所有私人时间都被剥削。

中午，同事们出去午膳，她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找适当图案：一张电影海报需要边沿设计。

文昌的工夫就是这点细致吸引了顾客，“一丝不苟”，他们称赞，“很多人以为看不到就马虎一点，但文昌一定交足货。”

她案头放着盒隔夜寿司，她拾起一团放进嘴里咀嚼，说实话，食而不知其味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响起，是姐姐文晶的声音：“阿昌，我在蓝薺吃午餐，你来一下。”

文昌轻轻说：“老姐，我走不开。”

“你一定要来，我有事相告，你不会失望。”

文晶恐怕是新添置了一条宝石项链，或是抢到一只限量出品的名牌手袋，都是城内独一无二的货色，矜贵之极，足可招待记者。

“我等你，进门左边第二张桌子。”

文昌说：“我要三十分钟。”

文晶搁下电话，她声音明显兴奋，有点颤抖，是什么叫她那么高兴？

文晶与丈夫龃龉多年，彼此看不顺眼，为免孩子们做磨心，把两个儿子一早送到外国寄宿，又嫌英国雨雾阴森，索性送到风光明媚的温哥华。

这几年文晶脸上笑容都是假的，所以努力打扮，遮掩憔悴之色。

已多久没见她了？起码三个月。

文昌收拾一下桌子，向秘书说：“我稍去即回。”

她步行到那间著名的西菜馆去。

服务员替她拉开门，她轻轻走进逐张台子找姐姐，噫，奇怪，不见文晶。

总共只四五桌客人，都衣冠楚楚，女客全体穿着套装及极细高跟鞋，戴名贵首饰，可是，文晶不在。她再找一遍，仍然没看到姐姐。

文昌取出手提电话，正想问“你在哪里”，忽然有一把熟悉的声音说：“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”

文昌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妙龄女子看着她笑。

文昌发呆，这是谁？她果然不认得她。

慢着，声音身型姿势都那么熟悉，文昌在心中搜索。

那女子挥一挥手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说过你不会失望。”

文昌看到女子那双手，略为肥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茶花形钻戒，花瓣镶得栩栩如生，曾叫她赞叹。

文昌呆住：“你是——”

“昌，我是姐姐。”女子拉着她坐下。

文昌双膝发软：“大姐，”她尽量把声音压低，但掩不住惊讶错愕，“怎么会是你？”

文昌睁大双眼，看牢年近四十的大姐，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。大眼睛尖下巴，不，她不是中年文晶。这究竟是谁？

“是我，阿昌。”是文晶声音没错，“你看仔细一点。”这时她自手袋里取出一张照片，“看，是我。”

文昌接过变黄的彩色照片，里边正是浓妆的文晶，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大蓬头，穿大肩膀外套，怕有廿年历史了。

慢着，此刻坐在她面前的妙龄女子，像足照片中人。

文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她声音哆嗦：“姐，你的面孔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，你做过矫形手术？”

文昌伸出手去触摸，文晶避开：“是化妆，别碰。”

文昌一听，松口气：“化妆，画上去，可以洗脱？”

文晶点点头，握住妹妹的手：“昌，我恢复青春了。”

文昌取过桌上的冰茶喝一口：“姐，你我都知道，人不可能越活越回去，不过，这化妆术的确高明。”

文昌心想：不止高明，简直可怕。她近距离观察，说也奇，脂粉并不特别浓厚，但是文晶却宛如年轻了廿载岁月：鱼尾纹，肿眼泡，颊上用镭射去尽又再长回的褐斑……全部搬了家，连双下巴都只是隐约可见。

这是什么化妆术，竟这样神妙。

文晶哈哈大笑，露出微黄牙齿，她不自觉显示中年女子特有的嚣张神情：“总算被我找到答案。”

文昌忍不住问：“这人是谁，用什么材料化妆？”

文晶笑：“你不是一直揶揄我们这些老女人无休止寻求常青不老之秘？”

“是，我的确不遗余力调侃你们。”

“所以，我不会告诉你化妆师名字。”

文昌好气又好笑：“你又找到最新消遣了。”

文晶顾盼自如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她已许久不曾如此开心，感染文昌。

但是，大姐的面孔不像大姐，坐在她对面似一个陌生人，她未能全盘接受。

一个人，不满她此刻的自己，到底是悲哀的。

文昌轻轻咳嗽一下。

“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文昌分析：“凡是做任何事，都有目的，请问阿姐，化一个这样的妆，为着什么？”

文晶不假思索回答：“回复青春。”

“那又是何故？”

“因为男人都只看牢年轻女子。”

“你想再度吸引陌生男子目光？”

文晶忽然噤声。

文昌轻轻说：“你只想重新吸引姐夫的目光。”

文晶不出声。

“姐夫最近好吗？”

“他住宿在豪华酒店公寓，不再回家。”

文昌叹口气：“我见识过了，我有事，我得回公司去。”

“昌，多陪姐姐散心。”

“姐，你最好到敝公司任职，做个接待员什么的，每天忙足八小时，包你神清气朗。”

文晶悻悻然结账。

文昌看着姐姐，心中只觉诡异：明明是一个年轻女子，举止口吻却老练浮滑像中年人，仿佛大意灵魂，走错躯壳，叫人毛骨悚然。

“姐，你肯定不是拉过脸皮？”

文晶答：“化妆师说，矫形，只得一个样子，人久生厌，可是化妆，天天可以换造型，胜过多多。”

“我仍然不信这会是化妆。”

“你到我家来，我洗掉化妆给你看。”

“那么快卸妆？多可惜。”

“那班姐妹们已经见过，赞叹不已，都问我要化妆师姓名地址。”今日目的已经达到。

文晶把手臂伸进妹妹臂弯。

回到半山家中，佣人又捧出咖啡蛋糕，这样吃法，难怪大姐腹部像一只小西瓜，怎样都减不掉。

文昌喃喃说：“沙发地毯又换过了。”

老佣人三姨笑说：“只得我未换罢了。”

文晶说：“不知多少人想挖角。”

三姨说：“太太对我好，我不走了。”

文晶把文昌带到房里，走进近两百平方英尺的明亮精致的卫生间。
“看我卸妆。”她说。

只见文晶取出一只很普通的塑胶罐，打开，里边装着一般面霜。

文昌自姐姐手中取过面霜，用指尖蘸了一点，放到鼻端，轻轻闻一下，还记得化学科老师说过，可疑物品，切勿大力吸进鼻孔。

可是那面霜无色无味，文昌不禁失望。

文晶正想示范卸妆，大门有人声，接着脚步接近，三姨跟着进来：“太太与文小姐在房里。”

文昌知道这是她姐夫杨光回来了，文晶也一呆，丈夫已多日未返，这次忽然出现，有什么事？

只见他走进服装间，叫三姨替他收拾所有白衬衫。

他靠在门框上，背着光，看牢姐妹俩。

文昌也瞪着他，三人不发一言。

三姨把行李包交给他，他接过，这才说：“阿昌你多坐一会儿。”

他走到门口，又转头问：“这位小姐是谁？好面熟。”

杨光不认得老妻！

他转身轻轻离去。

他一走，文晶爆出疯狂笑声，哈哈啊哈哈嘻嘻嘻嘻。

她好久没有觉得这样好笑，弯下腰，笑得肚痛，一边喘气说：“他

不认得我，十年老夫老妻，他不认得我！”

文昌觉得姐姐笑声可怖，掩住她的嘴，叫佣人斟热茶进来，文晶喝了两口，才缓缓镇定。嘴里还喃喃说：“其实我们何尝认识过对方。”

感慨尽了，她示范卸妆。

文昌取出摄像手提电话，把过程拍摄下来。

只见文晶用化妆棉蘸了一团面霜，自额角抹起，轻轻一揩，文晶的发线立刻后退，露出蜡黄的额角。

文昌走近，仔细看她另一边鬓角，原来新发线是精心一条条绘画上去。文昌发呆，姐姐的面孔是一幅画布，化妆师是画家，全幅画是 Trompe L'Oeil，法文指“愚弄双眼”。

这个字读“trump play”，文昌是美术科学生，当然知道来龙去脉，可是那化妆师画功竟然如此高超，倒也惊人。

只见姐姐把化妆依偎不舍一小撮一小撮抹掉，露出原形——一个憔悴的中年妇女。

化妆棉上五颜六色，混沌一片，整个卸妆过程约二十分钟，文昌凝视，眼睛也不眨一下。太神奇了。

她把用脏的化妆棉放入透明塑袋。

“化妆师叫什么名字？”

文晶得意洋洋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“我自己也找得到这个人。”

“是吗，”文晶又笑，“你尽管试试看。”

文昌看看手表：“我真得回公司去了。”

“我叫司机送你。”

文昌回到工作室，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。

她抬起头，发觉同事冯长意还没走。

她说：“长意，你在苏邦做过一年交换生，说一说，Trompe L'Oeil 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冯长意缓缓走近，他手中握住两颗大理石卵：“你看。”

文昌接过，发觉石卵轻若无物，根本是一团纸，做成石块模样，上边精心描上大理石特有纹路，故此，看上去，同大理石卵一般，双眼觉到愚弄。

冯长意缓缓说：“这是最简单的愚眼美术，你所见到的，并不是真相。”

文昌接上去：“是幻觉。”

“公元前四百年已有这种美术，甚受希腊与罗马人欢迎。他们在一面大墙壁画上透视角度，自近至远准确的一列柱子，使人觉得大堂无穷无尽。后来，舞台与电影布景都采用这个方式：画一扇窗户，外边鸟语花香，不过，画工粗糙，观众一眼知是衬景。”

“这种技巧是怎么开始的呢？”

冯长意答：“为着节省材料费用。”

“我见过教堂天顶，往往画成蓝天白云，一片穹苍模样，肥胖可爱的小天使自那里张望世人。”

冯长意含笑：“各人头上一片天，过头三尺有神明。”

“你可有见过愚眼术画在脸上？”

冯长意一怔：“许多化妆师画烂脸栩栩如生。”

“不，美化一个人的面孔。”

“化老妆？”

“少妆，譬如说：花甲老翁画成十五六少年。”

“那不可能，老人有老态，像喜欢咳嗽、剔牙、唠叨、揉眼角、搓肚皮，不光是化妆可以掩饰。”

文昌点点头。

“更何况脸皮打褶，不是理想画布。”

“你最喜欢的愚眼术是什么？”

“我在巴黎住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把一串锁匙画在宿舍房门口地上，每个走进去的客人，都忍不住弯腰去拾。”

“那多可爱。”

“正是，”他伸一个懒腰，“昌，可要去喝杯啤酒？”

“我累了，改天吧。”

冯氏有点惆怅：“我早猜你会那样说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文昌把那袋肮脏化妆棉拿到一间私人化验室去。

“请检查有些什么物质。”

“你后天来取报告吧。”

中午，小小美术工作室来了一位稀客，那人是文昌的姐夫杨光。

杨光年近半百，反常地穿着廿岁小伙子的军人裤，大衬衫，衬着光滑额角及双下巴，有点不伦不类。

当然，杨光本人并不觉有何不妥，他闲闲说：“妹妹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要与文晶离婚，特地来同你说一声。”

文昌听了，虽然觉得是意料中事，仍觉伤感。

她问：“没有得救了吗？”

“完全失救。”

“可否再努力？”

“已经尽其所能。”

“孩子们呢？”

“请放心，他们会得到最好照顾。”

“大儿才十岁呢。”

“不要紧，男孩子宜早些独立，他们监护人十分尽责。”

文昌沉默。

“你大姐要求分我一半财产，本来也算公平，不过她是有名股票圣手，身家比我丰厚，再则，我需负责儿子们开销，直至他俩成年，你可否与文晶说一声，分三十个巴仙可好。”

文昌觉得还算公道：“我与她说。”

他好像已经把话讲完，不过，仍然不愿告辞。

文昌看着他，这人还有什么文章？

终于，杨光轻轻问：“妹妹可记得当年陪我们看电影？”

文昌不客气地说：“我忘了。”

“阿昌你那时梳一条马尾巴十分可爱。”

文昌看看时间：“我还要赶工作。”

“阿昌，那天在家，我看到你与一个女子在姐姐房中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女子有一张小圆脸，她是谁？”

文昌好笑：“你不认得她？到此刻仍想不起她是谁？”

“是谁？可否介绍我认识？”

什么！文昌跳起，此人放肆，此人斗胆，此人荒谬。

只听得他说下去：“那是你的同学吧，比你成熟，我一向喜欢圆面孔身段丰满的女子……”

这时刚好有同事进来说：“徐大导来了，要求看电影海报样板。”

文昌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事。”

她装出营营役役模样，弯着腰哈着背，匆匆出去，把姐夫丢在房内。

文昌有种恶心感觉，她坐下，吁出一口气。

徐导转过头：“做得很好，我极之满意。”

文昌放下一颗心，这位舵手著名挑剔，剧本改七次演员名单调整十次，每组镜头，重拍一百次，可是只有文昌的平面设计，合他心意，草稿打出，便赞不绝口，真是人自有缘。

文昌顺口问：“徐导，行内最佳化妆师是谁？”

他想一想，不愧是个喜恶黑白恩怨分明的人，他肯定地答：“舞台化妆是段美仪，电影化妆是甘敏强。”

“我也听说过两位。”

“她们炙手可热，暂时不做私人化妆，叫名媛们徒呼荷荷。”

“我有事讨教，可有她们电话？”

徐导答：“我周一拍定装照，小甘会在场，你来与她谈好了。”

文昌立刻把日期记下。

这时，她姐夫已经离去，秘书说：“他说他会再来。”

过两日，化验室报告有了结果。

化验师这样说：“棉花上有醋酸甘油酯，葡萄糖酸，茴香醚等廿余种成分。”她说出一大串化学名词，“全部在普通化妆品如粉条、胭脂、口红中可以找到，完全无害。”

文昌问：“是名贵化妆品吗？”

化验师微笑：“在我们眼中，化妆品众生平等，无分贵贱，成分通通一样，五千元与五十元一瓶面霜，功效都差不多，谁也不会叫用者青春长驻，长生不老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完全真确。”

文昌讶异：“那为什么要买贵货？”

“噢，满足感呀，花得起，为什么不花。”

“没有秘诀？”

化验师说：“有，防晒、戒烟、饮食均匀，心情愉快，睡眠充足，生活正常。”

“谢谢你的指导。”

化验师忽然问：“你看我几岁？”

文昌知道逢人减寿决不会错，她笑答：“四十二。”

“我已五十九，”他很得意，“多赖运动及多吃蔬果。”